

大跃进英雄传

英雄豪气水上山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大跃进英雄传 •

英雄豪气水上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 沈阳

英雄豪气水上山
凤旗插图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次出字第1号
七〇一工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毫米·1言印張·20,000字·印數：1—15,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0·461 定價(5)0.08元

前 言

去冬今春，辽宁省象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劳动人民个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天的干劲，改造自然、发明创造。这期间涌现了无数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为了使这些人物、事迹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它促使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赶上先进。今春在辽阳地区的文化跃进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大跃进英雄传的倡议。这倡议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立即变成行动——编写、集稿。

集稿中，我们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和基层组织，努力做了些工作，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有些人说：“我们的文化低，又不是作家，怎能写文章、编书呢？”也有人强调工作、生产太忙，说挤不出时间来，不能搞，等等。究其实，这就是个迷信的问题。不是作家就不能写文章、编书吗？不是的。新民县的行动，就给这种迷信思想以有力的驳斥。他们首先是县委重视，采取重点访、写，普遍约稿的办法，不仅要写文章，而且要十天编成书。由于他们有这种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果然以十天工夫征集到四十篇稿件，从中选编成“柳河两岸变了样”一书。这就说明，写文章、编书不仅新民县能做，其他县能做，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能做。因为新民县写文章、编书的同志也还都不是作家、“才子”。

迷信必須破除！

如今各地正在繼續行動，我們希望：能動筆的就動筆寫；暫時還不能動筆的也可口述，求別人代寫。要寫自己，也要寫別人。只要我們都能將自己和周圍所出現的先進人物、事迹忠實的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文章。事實證明，只有親身參加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才真正有能力寫下這偉大的史詩。因為我們是勞動者，是文化的主人。

遼寧大躍進英雄傳的出版，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鼓舞我們更有信心地完成或超額完成躍進規劃，也是我省廣大工農群眾文化革命的一個行動。我們要大膽地寫、積極地寫。把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業績記錄下來，用以教育自己、教育大家，把這種精神力量變成物質力量，使我們在共产黨的領導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辽宁省文化局副局长 王 力 明

一九五八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 | | |
|------------------|----------|
| 他的智慧是无穷的..... | 高俊哲 (1) |
| 大豆点播机是怎样創造的..... | 常遇春 (10) |
| 干群結合技术开花..... | 苏 来 (16) |
| 英雄豪气水上山..... | 于 非 (23) |

他的智慧是無窮的

高俊哲

生产队里正准备开社員会，大伙你一言，他一語，有說有笑。老冷头一回头，看見平时象个小老虎似的韓守义，低着头，皺着眉，在炕上一声不吱，就問了一句：“小韓，你怎么沒精神头了？是不是干活累着了？”

韓守义搖了搖头。

韓守义原来是沈阳市第九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57年下半年刚到南塔蔬菜社参加生产时，有的社員一見他瘦瘦的身材，背地就說他干不长，早晚得累跑。社干部、老农民总怕累着他，隨時隨地在关心他。

韓守义正集中想一件事，一听老冷头問，就笑吟吟地回答說：“我正琢磨一个东西。”

“你弄啥？”老冷头忙問。

“压梗器。”

“別胡扯了。”老冷头說，“用不了一年就都机械化了，你費那个瞎劲干啥？”

韓守义一听这话，馬上說：“咱們可不能硬等着啊，改一样不就少挨点累，多出点活嗎！”

会已經开始了，韓守义还在想着：这块安个小輪儿差不多，那边放个小立柱准能行……

韓守义今年十九岁，是个共青团员。这小伙子的脾气，从小

时候起，就与一般人不同，他要是看准一个东西，就非弄出个头来不可。

韓守义十岁那年，到复县三姑家串门，看見一棵树上結的有苹果，有杏，有桃，有李子，覺着奇怪的很。就問三姑：“一棵树上为啥結出四样果呢？”

三姑告訴他：这是“接枝”。啥叫接枝呢？韓守义一点也不懂，就去問表弟：“你告訴我，什么叫接枝？”

“我不知道。”

“苹果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表弟这回听懂了，就連比划帶說：“把山丁子树割断，中間砍个豁，把苹果苗插在里边，用草繩子纏上就行了。”

韓守义由姑姑家回来，就跑到房后葱地旁的杏树底下，用鋤刀把桿子砍下来，再砍点桃树枝插在上边，也用草繩綁上，心想，这回杏树上准能結桃。

过几天跑去一看，都干巴了。他再接上一个，又干巴了……杏树上的十几棵桿子，都砍光了，也沒接活一棵。

有一天，爹到果园里干活，一看小葱地里踩出一条道来，就大声吵吵：“誰把小葱都給踩坏了？”韓守义吓的一声也沒敢哎。从这以后，他才不敢去接枝了。

1949年他在沈阳市十緯路小学念書时，又被小工厂的机器迷住了。有时他早晨起来就站到鐵工厂窗户底下，看机器怎么轉，直到晌午，才想起来上学去。老师批評他时，就撒謊說家里有事儿。有时下午放学，就一直看到晚九点以后才回家，媽媽問他，他干打胡魯語，什么也說不出来。

他的这种钻劲，一直保持到現在。

什么困难都不怕；
一心爭取大丰收，
上北京去戴紅花。

小伙子一边掄大鎬刨池子，一边唱，一个比一个刨的深，一个比一个干的快。

韓守义干的正起劲的时候，忽听組長傅佩林招呼他：“小韓，小韓，你拍池埂子去吧。”

韓守义一听組長叫他去拍池埂，就想藉口不去，說：“組長！我沒有鐵鍬。”

“我这有一把，你拿去干吧！”

韓守义一見这一招不好使，就把真心話說出来了：“組長，这种輕閑活我不愿意干。”

組長笑了笑說：“你干一会試試。”

韓守义一看組長坚决叫他去，只好拿起鐵鍬，滯滯扭扭地去了。他掄起鐵鍬在池埂上啪、啪、啪，一下一下地拍，覺得比刨池子輕多了。但是，当他拍完一条池埂，又轉回來拍另一条时，就覺着两个膀子沉甸甸的，越干越沉，腰也疼的直不起来了。他吆喊組長：“組長啊！你們干这个活胳膊和腰疼不？”

“我們的身子也是肉长的呀！”組長說，“你干几天就習慣啦！”

韓守义一边干一边想：“这怎么办呢？輕活也这么累人。”这时他想到了念書时学过的杠杆作用，心想：“用杠杆力量干这活不行嗎？”他又吆喊組長：“組長！咱不好不用人拍嗎？”

“不用人用啥？”

組長這句話把韓守义問住了。

不久，市里召开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代表会，韓守义也参加了。当他听到从盖平太阳升社来的高中毕业生，介紹



創造果树滤粪器时，韓守义也在想：“用什么办法代替人力去拍池埂呢？”这时会場上的一切事儿，他都不知道了，只在小本子上画呀，画呀。他冷丁想起来了，綫轱辘不是和池埂形状差不多嗎？就急忙在小本子上画一个綫轱辘。画完了正面，又画侧面。他乐的不知說啥好了，用手推着身旁的同学說：“你看看。”

“这是啥？”

“压池埂的！”

“行！”

“行，那我回去就試試。”

开完会，韓守义回到队里，人家都睡了，他还是坐在炕上拿个笔画。飼养員老孟头一見，就說他：“小韓，你怎么还不睡觉？已經快半夜了。”

“睡不着。”

“明天还起早下地哪！”

韓守义这时才想起睡觉，临睡时还对飼养員說：“孟大爷，四点鐘叫我啊！”

韓守义又把已画好的压埂器，交給老孟头說：“孟大爷，用这玩艺压埂行不？”

飼养員看了看說：“行！行呀！”

韓守义一听老头說行，覺得这回可有門儿了，心里头这个乐呀！

第二天，他又拿着去問劉社長。社長仔細一端詳，說：“行！你就做吧。我去找个木匠帮助你。”

木匠老胡头帮助他做了一天，压埂小滾子做出来了，架子也安上了。晚上，韓守义躺在炕上一想：一个把也不行啊，一推非倒不可，想了半天才肯定得安上两个把。

韓守义和木匠老胡头，足足干了两天多，才做完。

社支部書記程云龍來了，問韓守義：“小韓，有困難沒有？還缺什麼不？”

“沒什麼困難，快做成了。”

“好啊！”程支書又進一步鼓勵他說，“不要怕失敗，做一個新東西不會沒有困難的。”

下午兩點鐘，生產隊長劉國喜來了，他看了看，急匆匆地說：“走，試試去吧。”說完扛起來就走。

韓守義着急地說：“不行，沒研究好哪……”

“試一試吧，不好使再改。”

韓守義跟在劉隊長後邊，又高興，又犯愁。心想：這若是不好使，可就白干了。

劉隊長扛到地，就開始試。池埂上大疙瘩多，劉隊長一推，壓埂器就往地下一扎，韓守義心里也咯噔一下。他告訴劉隊長：“往下壓着點把兒。”

劉隊長使勁一壓，嗬，這家伙象喝醉酒一樣，兩邊亂晃。

韓守義一看，臉刷下子就紅了，心里登、登、登直跳。

看熱鬧的社員，越來越多。

韓守義亲自动手試驗了一氣，也是不好使。這時可把他急壞了，心想：這哪行？趕快拿去改吧。他剛要扛起來往回走，一個老大聲說：“別走啊！我們看看，這是干什么用的玩藝？”

“小機器。”劉隊長回答說。

韓守義怕他再要試驗，就急忙接着說：“不好使，我現在就去改一改。”

韓守義一邊說，一邊往回緊走，到木工棚子一看，十幾個車伙坐在里邊。他把壓埂器一放，就對木匠老胡頭說：“胡大爷，不好使呀。”

老胡頭一聽，當時頭就低下去了。

正在閑扯西游的十几名車伙，一听这玩艺不好使，話題馬上就轉過来了。

“这簡直是瞎胡扯。”

“不！我看这玩艺能行，要是換个鐵的嗎……”

“为什么不，他就能弄好这玩艺？”

韓守义一听這話，心里可难受透了。他蹲在压埂器旁边，心想：“我坚决搞，等弄成功那天再叫你們看看！”

車伙都走了，韓守义就問木匠：“胡大爷，你看怎么办？怎么能叫它不晃呢？”

木匠老胡也想不出来什么道眼，这时刘社长来了。他看了看說：“小韓，你就做个鐵的吧！”

韓守义一想：这个還沒成功呢，再做個鐵的，損失就更大了。因之，他沒同意。

这天晚上，他想来想去，又想起小孩推的自动蝴蝶了。一推輪一轉，翅膀就在两边帕达帕达地往下打，这不是很好嗎？他放棄了原計劃，就准备搞这个了。一夜，图画完了，小模型也做出来了。第二天早晨，来了不少人，大伙連比划帶看，看來看去都搖頭說：“这不行，叫它一拍，还不拍个乱七八糟啊！这个还不如你原先那个呢。”

大伙这一說，韓守义覺得很对，又重新核計原先那个。韓守义在工棚子里，閉着眼睛想啊，想啊，忽然想起来了，騎自行車帶水桶，都是放在下边，而且一边一个，騎起来就不晃了。

他按照这个想法，又把压埂器改了一下。这时党支部書、社長、农业科長、技術員都来了，大伙一看，就說行。区农业科長對韓守义說：“这玩艺有点太复杂了，能不能再想辦法，叫它簡單点，工作效率高一些？”技术員也对韓守义說：“若能再安上个鏵子，連压埂，帶筑埂，可就更好了。”程支書最后鼓励韓守义繼續

努力，不要滿足已有的成績。

韓守义这时乐得心里象开了花一样。

这天組內正在打池子、拍池埂，社員們一見韓守义，都問：“小韓，你發明那個玩藝做成了沒？”

“做成了，不過還沒試驗呢。”

社員們一聽，可樂了，都說：“拿來試一試吧！”

這時韓守义心里又七上八下地叫不准了。有心拿來試吧，又怕不好使，造成壞影響。不拿來吧，叫它什麼時候見人呢！

“不管事，若不好使，大伙幫你改一改。”一個老農看透了韓守义的心事，就指明說。

韓守义想了想說：“試驗這玩藝不耽誤干活嗎？”

“你那玩藝真要好使了，不也能多出活嗎！”

韓守义听大家这么一說，心有底了，扔下鐵鍬，就往社里跑。到社把壓埂器收拾收拾，就吱吱咯咯地推出来了。街上的孩子們一見這個新東西，連喊帶叫地圍上來。

韓守义推着壓埂器往地里緊跑，後邊一群小孩連追帶喊：“快來看哪，小推車……”

韓守义越推覺得越沉，跑了一會，就推不動了。他低头一看，哎呀，這可遭了，軸都串一邊去了。他找了老半天，才發現螺絲扣套錯了，推起來都往一邊轉了。韓守义只好推几步，就站下緊緊這個螺絲，松松那個螺絲，忙的他可身是汗。這時隊里記工員小黃由地里走回來，韓守义就大聲喊：“小黃，小黃！來幫我抬走吧。”

小黃笑了笑說：“嗬，真是怪事，有軛轆的玩藝，還得用人抬！”

這一句話把韓守义弄的臉通紅。

他倆抬着壓埂器，正往地里走，老冷頭一眼看見了，就大聲

喊：“小韓，小韓，你到我們地里來試一試吧。”

小黃幫他推到地頭，就回去了。韓守義一見大伙還沒干到地頭，他自己就在地頭試。左一遍壓，右一遍壓，怎麼使勁也壓不出埂子來。這時他心裡又涼了半截，他蹲在地頭直發愁。

“用木頭磚子都能壓地，用這個壓埂器就壓不出來埂子嗎？”韓守義鼓足勇氣站起來，把所有零件都拆掉了，光推着一個壓埂輪去壓池埂。走了幾步，他回头一看，壓出來了！他樂的直喊：“傅組長，傅組長，你來看看吧！”

傅組長跑來一看，也吵吵：“行！行啊，你就干吧！”

社員們聞聽也都跑來了，大家幫助他弄了半天，什麼毛病都沒有了，他就推着干起來。

這天下午，韓守義用壓埂器壓了六條池埂，超過人力九倍。

又過了些日子，鐵的筑埂器做出來了，這時，韓守義又和老關頭研究一種聯合機，把平地、筑埂、打池子三道工序合到一起。十幾天的工夫，一個躍進式聯合機就創造成功了，提高工作效率三十多倍。同時他又將人力抽水機、起重器也制成了。

在社里技術革新大會和團市委召開的現場會上，韓守義都獲得了獎勵。目前他正在創制一種木制鷄飼料粉碎機和施肥車。他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

1958年7月30日

大豆點播机是怎样創造的

常 遇 春

六月十四日，我訪問了法庫县百家沟乡新农社洪文純同志，請他介紹一下創造大豆点播机的經過。于是，他对我講了下面一段故事。

“发明”“創造”，这在旧社会，我連想都不敢想。本來嘛，一个臭木匠，連点文化也沒有，只能干些粗劣活計，能創造什么呢？那时候，我是給人家干活，干一天活累个死，只掙下一脚踢不倒的几个錢。怎样好好干也得挨餓，誰还有心思想这个呢！就是你想創造一件东西，誰支持你呀！

解放以后，咱們农民翻身了，又都走上了党給指出的合作化道路。党把咱們領进社会主义了，我的心里更亮堂，两眼也看得更清楚了。在这个社会里，你要不好好干对得起誰呀！所以，我觉得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自己的劲头還沒鼓足。虽然是这样，我对发明創造可还是沒有信心，看不起自己。

有一天，我看見報紙上登着于振善发明尺算法的事，这一下可把我的心触动了。当时我一边搔着头一边寻思：于振善是个木匠，我也是个木匠，他和我一样，也沒有什么文化，他能发明創造

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晚间，我连觉也没睡好，光寻思这件事。

我创造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翻腾了好多天。

春耕播种的时候，社员比往年忙的欢，要在几天之内把地种完。当时，社里决定推广使用西丰县的大豆插埯板，可是社员们都不喜欢用，反映很大，直吵吵：“又费工又费劲！”有的干脆扔下不使它了。

当时我就想：春耕播种像救火一样，要不赶快突击完，这可不得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耽搁！

我把插埯板搬过来，端详了半天，心里寻思：把木板改成圆轮不更好吗？这样还省得接头接的不准成。

于是，我就去找木料。把料备齐之后，我却有顾虑了：我对这玩艺可没把握，不成功倒是件小事，领导批评社员反映，我可受不了！

这时，社里的会计，好像是猜透了我的心事，站在一旁说：

“干吧！别犹豫了。”

“好！”我嘴里答应着，仍然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约有半袋烟的工夫，乡总支李书记来了。我想，这准是会计找他来的。

“老洪，听说你要把插埯板改成插埯轮，这很好嘛！你只管做，不成功也不要紧，多试验几回就能改进了。不要有顾虑，党组织一定支持你。”

李书记一句话就把我心里的那扇门打开了。于是，我立刻动手干起来。